續古文辭類纂

管異之先塋記略序。

同家本蘇州自明世宗時敬所府君遷江甯敬所府君生珂如府君珂如府君生二子長曰欽橋府君次曰敬橋公三世卒皆葬南門丁字橋欽橋府君生五子長曰成宇府君成宇府君生輯五府君兩世卒皆葬牛首獻花崖當是時明室初亡成宇府君隱不仕故墓碣題曰清故處士成宇管公之墓其墓近背牛首遠面方山高敞壯闊今俗呼曰管家山云輯五府君復生四子長曰書升府君始入學爲諸生書升府君生二子長曰穎圖府君始入太學以子官贈職文林郎而兩世者又別葬於牛首史家凹穎圖府君生三子長曰諸生鈴北公次曰永平知縣須舟公季曰仁壽知縣晴雲府君晴雲府君同大父也生同父曰西京

府君兩府君與須舟公及須舟公次子經歷紫瀾公又別葬於安德門故吾家墓地自一世至三世曰丁字橋自四世至曾祖統曰牛首吾祖吾父及伯祖從叔則稱曰安德門是皆同之本支自敏橋公以下分別派者皆不與當吾家盛時每省墓至者數十人而男年十六以上不至者輒有罰後自伯祖出仕家遭籍沒伯叔輩從死亡漂泊同又孤貧時時羈旅祭墓之禮蓋往往不備焉嗚呼同行天下非一地一年矣每逢春秋過山隴田畔見人持楮錢一串麥飯一盂躬謁祖宗邱墓念我先塋誰爲祭埽車中馬上常涕下不可禁悲夫悲夫人欲得子孫如我曹者又何益也先墓自須舟公長子從九學海公嘗爲之記然事隔二十年葬者增多而守墓之人亦了非舊矣會學海公孫依外氏於山西其母嘗來詢祖墓同乃詳記以貽之而並書

大書以爲之序

管異之孝史序

予既爲陳君寶田序彤史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爲孝史數十編以示予予受而讀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書必其身有是行無苟作者矣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師之說著孝經十八章及東漢馬融依阿權勢所至以賄聞輒不自量仿孝經而作忠經嗚呼彼不自忠而教人以忠是妓婦而勉人守義盜賊而勸人毋拾遺金也誰信之哉陳君之父想廬先生以孝稱閭里江南總督表其門陳君少時亦嘗刲股以瘳親疾世德相繼無愧古賢其著是書可謂匪苟作之亦允蹈之者矣吾聞之忠孝之事發乎性情而亦由觀感彼德色誶語多出鄉村田婦而都邑之士犯惡逆卒

鮮者前言往行有以動乎其心也使天下幼學日得是編濡染耳目則乖戾之習消和順之氣作人人可以爲忠孝而天下平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愛其親而施及一二人錫類之小者也著一書致施天下後世錫類之大者也陳君之志可嘉也如此嗚呼予不孝人也菽水之養不逮我父母誦蓼莪之篇悔焉無及序是書也雖未比於馬融之忠經其亦慄然而增愧恨也夫

管異之方植之文集序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皋陶有言稷契輩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仕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冉

[illegible]作巧辯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不性命修於身勳業皆
[illegible]求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明
[illegible]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詠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
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
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觀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萊朱傅
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
得已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出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
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拗說著書其言虛偽龐
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
爲文而猶託於立言者荀揚韓李是也有爲文而直亦立
言者相如鄒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
而知道者深詬病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
德次之不能建禹皐周召之功敝精疲神作爲文字使愛

者與俳優併畜而俳者至以相訾謷其亦可謂愚矣夫同少時性喜爲文與海內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爲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爲以語他人憮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辨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予嘗論之道非猝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爲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强吾心以從善可也擅公卿之勢而後爲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爲書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者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樂是說以冠其文焉

管異之讀三傳

舊皆言左邱明學於仲尼公羊穀梁受經子夏而作春秋

三傳吾謂不然今左氏非出邱明所作朱子嘗言之甚詳矣然其說若公羊穀梁受經容出一師而說者以師爲子夏則非其實矣始吾讀孟子竊怪於左氏無所稱述而葵邱盟辭及其事則齊桓晉文等語所說略與公穀同亦疑二傳誠先孟子及今思之孟子謂白圭云予之道貉道也下乃許言貉事是貉之說自孟子發之前所未有而今公羊初屬敢傳乃曰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穀梁言此本引舊說故其上加故曰之文而是六語者文實出於孟子由是言之公羊穀梁皆嘗取孟子爲傳而非孟子有取於二書也夫子夏遠見魏文侯其徒固與孟子相及而要猶差先今其書乃有是是何故哉周人之說春秋也初不及三傳惟韓非書載楚靈弑郟敖以爲春

秋記之其文乃出左氏而公羊穀梁諸書無道及者至秦博士諸生對二世始用人臣無將之語然猶不謂出於公羊蓋公穀之後於左氏其時多矣且劉向班固皆不載二傳在周相傳之序惟戴宏獨言之謂二子受經子夏此恐經師附會之辭不足深信吾謂公羊穀梁皆周末魏惠襄後人故其書用孟子而又明引尸子尸子者其即商鞅之師所稱尸佼者與

管晏之說晏子春秋。。

陽湖孫淵如星衍甚好晏子春秋爲之音義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僞爲者耳何以言之太史公爲管晏傳贊曰其書世多有故不論論其軼事仲之傳載仲言交鮑叔事獨詳悉此仲之軼事管子所無以是推之爲御者爲大夫脫越石父於縲紲此亦晏之軼

事而晏子春秋所無也假令當時書有是文如今晏子太史公安得稱曰軼事哉吾故知非其本也唐柳宗元者知疑其書而以爲出於墨氏墨氏之徒去晏子固不甚遠苟所爲猶近古其淺薄不嘗至是是書自管孟荀韓下逮韓嬰劉向書皆見剽竊其詆訾孔子事本出墨子非儒篇爲其書者見墨子有是意毀之道必有與翟同者故既采非儒篇入晏子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是此書之附於墨氏而非墨氏之徒爲是書也且劉向歆班彪固父子其識皆與太史公相上下苟所見如今書多墨氏說彼校書胡爲入之儒家哉然則孰爲之曰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爲之者與自注崇文總目稱晏嬰六篇已亡今書出後人採掇其言尤信

質疑之書蘇明允辨姦論後。

蘇明允辨姦論詆斥荊公宋方勺泊宅編言其本末甚備

頃見周密浩然齋雅談謂嘗見陳振孫說此論亦間及二程此本臆說無憑而近世闢宋儒者多喜道之其亦謬矣明允之卒張方平爲墓碣特載此文爲荆公而作子瞻有謝書可考也當明允至京蓋在嘉祐治平之世其時歐公既爲介甫延譽而潞公爲相又請不次擢用以激昂就之風故論曰蓋世之名而賢者有不知若明道伊川則自神哲兩朝始出仕其於是論無一可合焉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者介甫之實事當其少年嘗見戒於韓魏公矣世豈有囚首喪面之二程也嗚呼道學之尊猶天地日月也縱使明允著論譏之於二程亦何損又況牽合臆決絕不考其當時之事彼振孫與密者亦何心哉

管輿之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當暘之李宜興李氏有二忠曰用楫官兵部侍郎巡撫薊

高廉雷瑱羅弟曰來官監軍道先後以抗　大兵死其族大父曰頎官監察御史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世所稱爲十八先生者也入我　朝百七十年侍郎元孫慶來兄弟撰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海內題詠者數十人而陸君繼輅以見示同讀之蓋惕然而有感焉嗚呼殉難死義之士伊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人不知治術無政無教玩愒數十年海內土崩瓦解明英君出設科舉而使歸正學其所用者孔孟之書而所宗者程朱之說反是而委瑣怪僻炫博矜奇者擯不用天下之士雖間有空虛迂滯而廉恥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自莊烈之殉天下已非明有而史閣部黃漳浦瞿桂林諸公擁立三王使明祚幾二十年而後盡至永明王受制賊臣卒死於緬甸其事尤若不足道然諸君

于者奮干戈於瘴癘之鄉殺羈靮於蠻夷之域絕臏斷脰死而不悔此正學之效也吾友周保緒跋是編曰諸君徒死不能延偏安之局嗟夫臨難非死節之臣平居豈可爲寄命之士明之亡坐用賢之不早耳於諸君子何尤哉語曰有天下者定所尙又曰其效可覩讀是編者其各惕然而有感也夫

中段爲當時排擊程朱者發語有分寸

管異之跋團勇助軍約記

同嘗序許君叔翹文述其助平宿州及擒滑縣逸賊楊七郎事今觀此卷乃益得其詳叔翹今年六十有八意氣談論未衰然窮甚歲謀衣食不給嗟夫天下有事則勇略奇士唾手而成封侯之業顧安所得窮奇士而至於窮者乎內承平才無可見故也然則今日於叔翹爲窮於天下事

則爲顧叔翹又何嫌雖然取其法與其人以待不時之需抑所謂有備無患者與

梅伯言陰晉異函序。

昔李吉甫叙元和郡縣志謂叙邱墓徵鬼神非地志之要而太史公書獨好言鬼神以爲雍州積高神明之隩自秦文公祠白帝奇禎符後世至傳秦穆公上天始皇時華陰神且以璧遺鎬池君而漢武帝求神仙方士言神祠者彌衆及唐都關中華陰祠爲四方冠蓋游宦出入之所晦禱於是自秦漢來恢奇俶詭之事學士大夫盛覆襮其說曼衍其詞光景動人民而雜出於小說傳記者不可勝數也乾隆時華陰李小泉先生自溧水令罷歸專以文史自娛既修華陰縣志成乃取仙佛神怪之事可喜可愕者別爲一書曰陰晉異函蓋不悉載之志乘者固本李吉甫實事

求是之意而旁採博取必萃而不遺亦太史公著書多好奇之意與顧太史公以意有所鬱結不得攄散者責詞稱微妙難識封禪書言宛若陳寶事靈異耶應用如有間而使人自得其譏刺之意於言意之表今先生書皆網羅舊聞不自爲作而時亦附見己意若莊若俳以寄其慷慨排調不合乎流俗之意盡其雄於文康於史而不得遂於宦者後之人亦可概見其素抱焉則是書也謂爲先生所自作可也

梅伯言黔記序。

嘉慶十六年山陽李芝齡先生以中允爲貴州學政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瘠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多隱匿將請丈全省田先生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增多賦倍出爲 國計久遠

自衍餘甚嚇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行有月矣先生初至黔時以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撮上學政爲黔記一書而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事遂寢先生示某公曰丈田事學臣嘗奏之議被駁今必援前議解其駁奏乃得伸不然部議必駁公如疑時日以匿前議不奏詰公卽公辦辯某公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公黔人固無由知勿復言丈田事後完顏公麟慶署巡撫以包公事已遠文書失恐後萌芽於先生官戶部侍郎時故列上其事而部援前議詳覆之事定不行蓋方檄學官時攈欲網羅放失舊聞而已而遂得包公奏以悟某公意安黔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貴奪其可耕之田

又以胥吏可上下之手而或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官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毎而官田遂增椎剝其膚髓爲　國家經常之規萬世之憂可一朝而伏也而黔之民得至今晏然無憂非先生之功哉此一事於是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兼備裨益雅俗有尋陽志風土記之遺意覽者宜自得之而有取焉

梅伯言桑弢甫先生集序

桑弢甫先生以孝義奇偉之性發爲詩文高奇淸曠有自得之趣非如同時諸人掇拾南宋後之偏詞賸義爲奇博者比也先祖石居公嘗樂誦之又有五岳集則棄官後放浪山水之所作也其孫雲柯先生來江甯會亮從之游嘗出是以贈及道光元年又見其曾孫樸堂來而雲柯先生卒十餘年矣家燬於火凡自有之物皆盡詩板亦燬焉相

與慨然久之詢其與張甫先生同時人其後或絕無嗣或託賤工姓名不足以自達嗟夫盛必有衰理之常也然卿相利弊多能世其家而文人之有後者何少也豈天之所輕重損益固與人殊歟抑富貴而陵夷者人以多而忽之而闇人之子孫不幸為世所指名耶則為之子孫者蓋其難哉今樸堂以貧故方亦走於四方而拳拳於先人之典籍曰吾少息必復刊而行之屬曾亮為之序樸堂誠篤君子也吾知其言之必可復也若是者可以為闇人之子孫而知其難者已

梅伯言恥躬堂文集序

昔閱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彭躬菴先生其一也未得見其書知為勝國遺老而已咸豐元年曾亮主講梅花書院其七世孫雲墀都轉過揚以文集貽並詩十六卷屬為

序乃稍得其生平蓋先生少席豐厚性豪邁盡散金帛以交恢奇偉異之士至築屋數十楹以居過客周旋於黃公道周史公可法楊公廷麟數君子之間欲有所自見於世而迄不得行其意遂築室於甯都金精之峯與三魏相依務欲韜匿避采無所聞問於世而又不得安其居爲土寇所擾展轉遷徙及海宇安又稍可休息則困於饑寒道路之奔走其文采行誼又爲當途士大夫所引重卒不得安於所謂金精峯者夫先生於明季固一諸生也當搜訪勝國遺老之日而超然以布衣終其節固已高矣而今讀其詩抑塞拂鬱若有所負咎於世蓋志義之士其崎嶇艱難百折而不悔者非以爲人也求自全其心而已苟其心之無憾也雖人言而不恤惟其心之不如是而遂已也則雖求之名節而無可瑕質之天下後世亦無能求備於是而

耿耿不自釋者終不以後行之所成自恕其始意之所獨至此其志義所以尤不可及與先生之詩兀傲有似山谷者激烈之氣則近放翁然嘗自言吾文不欲學古人則詩又豈規規於古人哉特其遺俗慷慨之氣有與古人同者固宜詩之有時而合也然是猶不足以盡先生惟知其有高世名而耿耿不自釋於心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向菴先生云透骨鏤心彭先生不死矣

梅伯言十經齋文集序

西雍先生自廣平守述職來京得讀其十經齋文集觀十年前所著者又增其半其稽經述學去非求是與錢詹事及其師段茂堂大令書相首尾而義有獨得不爲曲傳出入於九流百家旁證曲暢務扶持其說於不可易雖起老師宿儒而難之莫能勝也其學有專門而不爲苟同也如

此然其他作於談讌遊別之情比物卽事之旨其氣疏其音雅其情詞蕭瑟而嵯峨於齊梁下之作者意不屑也人以先生遂於經而工於文異乎樸學之士不知學問之道固有足乎此而通乎彼者而先生未嘗爲異也漢世能治經者莫如賈生董仲舒劉向揚雄而其文皆非後世能言者所可及故班固傳漢書也無文苑獨有儒林而已至范蔚宗後漢書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改不亦惑哉然此非獨爲史者失也卽世之文士亦羣囿乎其說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於治經者此則學術之弊倍本失源而吾所謂足乎此而通於彼者古學者未始不如是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吾讀蔚宗書有感於文章質文升降之變故因先生文書以發其端

楙伯言舒伯魯集序

伯魯始以年家子見余於京師呈詩文爲■余告之曰所爲詩文皆出之太易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爲文詩者主乎達而已矣時聞言默然若深有動於中者及復應順天試與弟仲和館余家其詩文則大變矣且執弟子禮甚恭錄余詩文一通以去後余主講梅花書院復來揚州錄續所爲詩文以去未幾以郎供職京師卒矣年未至三十也悲夫伯魯之才高志亦與之相副以爲古人無不可到者即其所成就者論之謂已造古人夐絕之境乎未能也然就其所已至者以決其他日所必能至非古人夐絕之境固無以位之從余學文者無錫張端甫好震川之文而以憂傷其生年甫過三十亦卒其境使然也伯魯之境方爲人士所豔羨而不以自足

其詩文亦多悲傷潦倒若無以自聊者豈氣機所至有不能自主者。耶曾滌生侍郎語余曰伯魯奇才也然好作悲語不稱其年恐非福宜有以戒之余愀然幸其言之不驗今竟驗矣可惜也夫

論詩文法數語透宗解此則可以入道

梅伯言阮小咸詩集序。

江甯郡城其西北包十餘山林壑深遠而秦淮清溪之水縈帶其下其迹雖或存或没而清淑之氣猶足以沾溉人物故士生其里多跌宕自標異或眞樸無文飾有六朝人餘習其衣冠言動與南城人風氣固殊也以余相知若嚴君小秋汪君鄰樓車君秋舲陸君香鶴汪君平甫方君悔之及小咸所居相去率不過一二里而諸君皆多文酒之會時相與攜榼訪勝極乎山磧水涯歗吟醉呼竆日夜披

林莽逐星月而歸以爲常小咸雖與諸君倡和相得而絕歲授徒於文酒之樂不多與也及余自京師歸北城諸君凋逝殆盡慎之亦久客不能歸獨君年已七十尚授徒如故余因自歎年未甚耄老而自里居後山城孤寺往往多獨游少與偕者見少年游從意氣之盛退念昔肩同輩遊焉難求而寂寞自守得臻乎老壽如君者爲可幸也乃未幾而君亦旋卒君之子璧星以詩稾屬序余讀之淸婉恬適如君其人不以其不得志於有司也而有怨詞有矜氣眞德人之音也昔與君及鄭樓香銘同肄業於尊經書院夜歸市戶皆靜閉獨吾三四人履聲滿街讀君詩忽忽不覺爲數十年事也咸豐二年九月序

小有致

梅伯言閒園詩序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徽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徵發期會非正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 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轂綰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廚餼車馬舟楫轇轕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茭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獷勇尋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涖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徒陽河濬功之時百政具舉委劳

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牘踵韋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嘆之劇也名其圃曰閒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圃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圃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梅伯言帝鑑圖詩序

明張太岳相神宗進帝鑑圖古帝王可法者八十一事爲戒者三十六事其圖以四字爲目而列說於後其說皆明白簡易使童儒可曉蓋所以待其君者自處固甚重矣同年蔡季瞻次其目爲試帖得百一十七首陸立夫好而刊之屬爲序曾亮因讀之而有感於蘇氏子由之言也曰信乎權臣不可有而重臣不可無而爲人君者往往能容權

臣而不能容重臣爲可歎也自霍光諸葛武侯慕容恪後如李文饒張太岳皆幾乎可以爲重臣而太岳之在明尤可謂總己以聽者矣然一則禍發於身前一則勢敗於身後論者遂與怙權竊位者同類而共笑之嗟夫綠百尺之竿而不息雖甚愚者知其終一跌而靡也況智士哉然而計卒出於此者何也夫負高世之材者不憚糜爛其身而必一出其胸中之奇寧負跋扈之名而不使有所牽制者之敗吾事久矣夫人情之日非也成大功立大名者未有不害於庸衆者也豈惟庸衆而已當其專己獨行即君子亦疑其心而羣思有以快其後則其禍不旋踵固無足怪者夫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古固有之此尋常之顯榮者則可矣若操霸主之權必逆策夫權盡之身無所容而不悔者則爲之不然則肯忍而捨之沒世而不出吾觀太岳與

時人書亦自知所蹈之危且難矣及已至是進亦敗退亦敗耳彼其先固有所不能忍者也則當其得爲之時又豈復爲役役悔者計哉安化陶文毅公於太岳蓋深嘆太息之而爲之刊定其遺集吾以是知其不隨俗爲毀譽也則季鵬亦文毅之志也夫至於所作之二季鵬之詩非可以試帖畫也故亦不復贅也

梅伯言陳拜鄉詩序 祖望紹興人

歸安孫秋士震澤張淵甫會稽陳拜鄉皆交遊中能詩人也秋士以名公子而絕意科舉淵甫善說經志欲得一校官以就其業故所作或閒冷孤逸或清醇淡古獨拜鄉自年少時即以高才爲賢諸侯上客書奏旁午下筆如刺蜚繡時或劇飲詼調酬嬉以自適其樂故其詩清曠邁俗而叢縟事實詞與事稱非博覽精擇一資爲詩者不能也君

殆有眞樂於是而其他特寓焉者乎吾嘗客幕中與主人燕飲簫管四合萬籟屏聲錦繡豐潤膩肌醉骨當是時客如垣墻僕如流川千指萬目各有所趣念吾一身眇眇榜廹塊然如一槁木枝委曠野耳烏覩所謂高臺深池華鐙明燭者哉以吾之槪於是知君之亦有槪於是也其樂也殆所以忘憂者乎會稽多佳山水六朝人不樂仕者往往入東君倦遊久亦將歸矣然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中爲極盛鳥歸巢者無聲葉落糞本者不鳴其勢然也今夫水之歸壑也其未至則澎濞洶湧雷奔雲譎及至於壑則已矣而觀者莅拚臂而去之故水而使人驚而樂之非水之適也而觀者必樂乎是天將昌君之詩則其歸又果可必乎

梅伯言李蒓山時義序

抑菴舅氏館吾家時曾亮童子也時見李蘊山先生以時
義相商舅氏爲文徵渺思慮善課虛而先生文精實宏博
非日誦經史習疏義者不能作兩人各有所好不相類也
而講藝相得歡甚及濟卿以先稿寄曾亮請序則舅氏所
聞者咸在追憶先生貌莊氣溫進趨禮如終日言不見戲
謔不愧先輩成德今四十餘年昔日童子已過於先生始
得見之年執筆爲序悵然者久之昔東坡述明允之言曰
自今以往文將日工而道喪矣夫文誠工何關道之喪
哉其工者工於逢時者耳先生舉於鄉已中年矣每試趣
非所樂者自笑曰吾今歲未入場也禮闈一再試即不進
蓋其時吾鄉先生不汲汲進取者類如是非獨其榮利澹
也其所守者專雖以有司之嗜好强以性情所不屑而不
可故先生與舅氏各守其所長而交相重以爲士之道當

如是也嗟乎士固貴有所短若摩揣熟爛自以爲無不工者文安能有一長哉夫以進取之學而不枉其道者尙如是則吾鄉風俗之美有不止於是而吾不及知者矣更後數十年吾今所及知者吾鄉人其猶及知之耶吾子弟師友間猶有如先生其人者耶書以記之

明淨

梅伯言書後漢書後。

古姦民爲亂者多矣毒官吏迫饑寒挺刃而卒起及名捕嚴急則求黨與索隨和以自救皆事勢之常態要未有無所激發處心積慮立教以惑民者也其有是者蓋起於東漢之末而大盛於魏晉之間嗚呼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

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系從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儺蜡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驅使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斡其動而思患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郷射大儺都肆郷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乎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趣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間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饗會徼遂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願

哉然而勢必至乎此者何也吾為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為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己也總總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為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為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一國若狂雖後世聚眾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上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則妄矣

蘊鬱煩懣之氣不能有靜無動上不能盡養民之道則民迫饑寒挺刃而起上能養民思亂者無所藉口遂私立教名號召愚瞽雖聖王在上不能免也有圖者皆惡

務識勿爲婦人之仁可矣文特古茂盤鬱至其命意存焉可也必復古飲射儺蜡諸典使官吏親民而奔走之以爲弭亂致治之具吾知其不能

梅伯言書莊子後

嗚呼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貴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已造大與王斗顏斶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罃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在若存若亡之間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於富貴利達之見固未能忘於心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重可悲矣莊子者文

之工者也以莊子爲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聚而曲傅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韙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還亟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求有如今所謂制義者矣而豈得謂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悱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悱也隱矣

梅伯言淮南子書後。

淮南子剽竊晏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之决也惟天文訓所言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厤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鶡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

自菴先生云轉捩多而能淨

梅伯言書復社人姓氏後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彛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者首順天次應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

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千二百五十五人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能十之一嗚呼濫已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衆黨衆則品淆蓋必有人爲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君子遂爲世之詬病傳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豈不諒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起復周延儒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余觀幾社源流一書言明季事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宗傳黨錮也亦然夫漢與明皆受禍於宦豎而東林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矣然以一時之習尙

使後世謂士氣不可伸而名賢亦爲之受垢馴至清議不立廉恥道消情憍無恥之徒附同正論以自便則黨人者亦不幸無後世之責也夫

梅伯言詩毛鄭異同考。

唐人爲鄭注疏者曲傅鄭氏後世言漢學者彌甚矣康成之箋毛傳也不然非獨於毛公也杜子春鄭司農何休等皆於康成爲先輩大師未嘗苟同以尊經也夫經者聖言之君也事君而黨其貴戚大臣則必謂之導諛之人矣至言經而不知此也曰不倍師然則漢之師固尊於經乎徐子孝雅取毛鄭訓詁之異同者比而錄之閒附以己意亦核學之一助也竊異夫爲康成學者有異夫康成之用心書以發之

梅伯言書方植之書林揚觶後

方子之爲此書其說旣盛美矣曾亮請引伸其說曰唐之
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人之身在
賢佞者也唐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生相救援各
有私說傳之稗官而愛憎勝名實淆矣其人大都身居貴
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無由辨其僞眞而究之爲此書者
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
數大案讀史者於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
難亦邪說亂眞有中於人心之先入者矣宋人謂子弟讀
世說則驕蹇易生夫世說之失不近人情而已唐人重科
第一時學士著書多以先輩行卷師生衣鉢爲美談一第
之得失有死生以之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
自爲夸毗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溺於人心以至於北夢
瑣言文昌雜錄唐摭言等書其人皆當戎馬倥偬國亦顚

沛之時而沾沾於人士之一第豈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爲史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倒置宜矣

梅伯言書守濬記後

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爲濬縣令以守城功　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滑縣令强克捷以九月五日前捕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孥被戕於馮克善而滑縣失初八日圍濬十七日河北色鎮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而賊首林清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會亮日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饑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黨雖眾往往以期會乖牾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饑寒爲亂者比是

以長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議論正大而出以肅括之筆固自陵跨古人

梅伯言石瑶臣傳書後

昔太史公傳循吏自春秋盡周末幾數百年然爲之傳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難也蓋有其人而事不傳者多歟如趙令何易于使無人焉見於詩歌文字亦沒沒於後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迹勢固然歟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屑計也任峻鄧艾杜元凱之流其興利與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與以是名則副乎循吏之名者蓋其難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紹字瑶臣冀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江西知縣終銅鼓營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紳先生士民卒隸無不以君爲循吏也入都時除夕飲余齋中論史記

不絕口問君所行事則笑謝不自言及卒見其友所爲傳皆爲民吏者所當爲人或忽焉僞焉獨力誠行之以盡其心江西嘗大饑錢粟未辦而饑民集西山者已數萬齊聲呼賑巡撫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介石介至萬衆皆迎伏跪拜曰願聽處置是賑也得綴而無變夫號呼搶攘之時見一人則帖然服者惟嬰兒於慈母則然而君能得之數千萬洶洶饑迫之衆且君之於民非能解衣而徧衣之推食而徧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絕之行固倫常所宜有也至父母於子雖極其情而不足爲異故雖以君之爲吏亦特盡子民者所當爲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則不能爲此君所以得此於民者歟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故自號曰民傭嗟夫父

母之保抱其子者蓋日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

梅伯言葉耳山遺稿書後

葉耳山名怡上元諸生余年二十餘交管異之聞其名與同游城西小盤谷諸山飯其家夜半而別其所居僻遠余時出游不常見道光二年自京師歸訪其鄰則耳山死矣或出書一卷授余曰此葉先生所遺者問其室家曰先生無室家也蓋其課徒所入足自給而已若畜妻子將求人則不爲也同時黄蛟門亦諸生與耳山相知而行相似皆閉戶自若亦各自得也余家固貧然未若蛟門甚每見其衣履寒敝而形神怡然輒以自失與異之談甚歡余至或時避去吾甚望以流俗疑我也然心益賢其人耳山遺書有燕石序詞意奇詭難識其詩之佳者余能誦之蛟門所

遺余無有見者矣獨巽之嘗稱其詩二人雖皆不欲以文詞名而儘之至今不能忘豈非以其人哉夫安貧固士之常行也自士之失其常者多遂以常者爲異而兩人固未嘗自異也然不謂之難焉不可矣嗟夫此兩人之行余皆得於巽之巽之亡雖有賢如兩人者吾猶得而見之耶否耶

竟體清折

梅伯言管異之文集書後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

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見武其冠備其服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曰憂喜嗚呼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巡撫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誌吾悲

方植之書法言後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劉先生說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元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爲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辭不文也文其

辭而無當於理者有之矣未有當於理而其辭不文者也揚子徒知爲不可襲而不務培其本畢生用力造字句已耳或曰揚子雲太元桓譚以爲後世復有子雲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溫公集雋皆其書意者其奧而世鮮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揚韓雖並稱然孟氏之道班於聖人今讀其書汪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摇指事而無不盡焉揚嘗待於入黃泉出青天若揚子之所爲耶夫以揚氏言與孟氏相比差等殊絕若河漢之不可同觀如彼而司馬氏猶非孟子而尊揚子是尚得爲知言乎哉

續古文辭類纂卷六

序跋類四

宋伯韓書歐陽永叔答尹師魯書後。

歐陽永叔答師魯書謂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布在世間相師成風見吾輩作事交口譏之又謂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衽席無異有義君子在旁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其意殆以折師魯而又以為不倶見事者余甚奇其說既思以為不然君子之於人之美也汲汲然道之若將不及者非以為名也其在上將以行其權論定而官之窮則揭其事書之於冊以警發憒憒以待斯世之用吾觀自古聖人褒德錄賢而論語所紀如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之屬詳矣下至晨門荷蕢樂官黨人孺子雖有所遺設世有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其人者則孔子亟賞之

矣不然亦論次而謹載之矣而歐陽永叔乃云有義君子覩爲當然弗之賞也此其論過高考於古不類雖使古人堅苦卓絕之行推彼其心其覩鼎鑊甘之如飴固不計人之相賞與否而有義君子終不忍恝置之而不道恐爲善者懼也若曰彼不爲名吾即不予以名此則宋以後過高之論大抵若此矣復何繩彼哉

歐公此言發於憤世不以辭害意可也輓近人心不古毀譽大率無憑然公道自在天壤未嘗泯絕果有以死赴義其人雖蛇蝎之口猶將恕之孔子不作此理要自不廢則伯韓之論爲勝

曾滌笙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

者三論治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附以求大政者七論明時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絶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益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槀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愼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

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為一編傅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槧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茮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蔑宋賢閒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為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覈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為知言者徒也未幾茮雲即世臨絕為先令處分後事壹錄古禮國藩既銘其墓又為家傳麤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蘇斿劉氏之兩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

則移易世風冀仇訟爭而不知所止竊者豈知之前誠非無蔽必謂其醸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剳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茱雲同其卒也寄詩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茱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茱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榻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陳詳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曲折離合唯所投之其氣能負山嶽而趨非他人所能

學步也

曾滌笙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籍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襌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

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甥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

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

嫉之擯而飫饜而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造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不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穎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曾滌笙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勘書祕閣刊正脫誤

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 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倣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 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騭其精華雅與鄭並奏

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啟發證明不復要望人而强同也

曾滌笙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 大清遐入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為歎憾道光之末閩嘉興錢衎石給事儀吉倣明焦竑獻徵錄為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行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目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册者不可復睹同治初又得鄢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為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沐水狀

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閟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蔚起俊彥雲屯焜燿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 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 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 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無寒暑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幷醮

醬醢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厤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刱立新法別啟津逮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　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

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　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　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所此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　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褒貶於錙銖酌群言而取衷終成　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曾滌笙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曾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

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闕內
侯據爲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
相沿且千歲由來舊矣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審然其
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旣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
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琅邪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
而又敘王吉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稱出帝嚳之後而又
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
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
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君子愼
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
坦途而不肎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衡陽彭雪琴
侍郎以諸生從戎十有三載肅清長江克名城以百許踣
巨憝於金陵當其提挈飢軍出入鋒鏑誓不與此賊同戴

三光天下稱爲烈士及夫勳勞日著　朝廷授爲安徽巡
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屢疏固辭不拜退然若深雕之內不
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慎也同治四五年間東南大定
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
至明世有曰聲揚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肇修
譜牒我　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　贈
光祿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纂施之材俊子弟奮迹師中
積功累伐班貂相望簪紱雲興皆著於錄彭氏日益光大
矣其系表斷自聲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
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深凜乎闕疑之誼云國藩之
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尚
在衡與彭氏壤析相鄰墟煙相接曩者不揆愚陋嘗慨然
欲重訂家譜述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

譸合於歐曾大儒但求慊於吾心久困兵閒未遑執簡臧
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公用筆嘗得法外意君子愼度云云一 按驚矯不可捉
摸此法本之姚郎中

曾滌笙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錄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
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
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
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
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
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
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
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

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騈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 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允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稍厭舊聞別闢塗軌

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述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刱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

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愼於擇術之道歟

曾滌笙朱愼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炑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己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刱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閒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

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為養。養則獨腆，身有饑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蒐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駴耳目，櫨朋儕，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屑彼邪？卒以不願自抱遺訓，以自鐫其躬，繩過無小，克敬以矜，闇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眾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雜，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歧異，未為纇也。予既受讀終篇，因頗為論定，以詒鄉人，知觀感焉。

曾滌笙黃仙嶠蕭䣝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

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淺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者子不深識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屑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倦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發蘖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爲喜秋豪之摧挫而以爲懼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

沽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與旦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鈎研聲病頭童而不息以吵嘎甕淺之語而覬爲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仲嶠先生負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演爾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矣以其餘發爲詩章文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爲陶爲隘爲謙爲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爲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曾滌笙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湘明年年七十矣五月七日實初度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爲寄懷詩始寓

詩人誐穀俾臧之義既而師宗寶君埒及某君某君皆踵為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惜織見之不可常頌長者之多祉先生之姊子黃君兆麟與其弟倬命國藩為之序竊嘗觀古之君子其載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師而掖之而後後者有所階而進必有人焉軸而翼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永非水而不續人非人而不承蓋桐鄉張考夫先生之興則有淩渝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為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庵江藥園諸子為之輿二先生之為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大蘘元音之際殆於遯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惟先生之內召為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僦屋於內城之西南分廳事四之一為讀書之室袤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

中他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交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貲積以自存既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鶩才技而競聲稱者亦罕過而勤焉而吳寶諸君子獨相尋於澹泊究道而考德夙參而莫造既其違離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曩者媮渝安何商隱及沈盛陳江之疇邪何其篤也自明代以來年齒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祝之諛媚殆於亡等又有所謂壽序者余昔嘗譏歸有光文集已深詆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識今諸君子既舍聲利而別有所尚而其爲詩又約旨斂辭頌無溢量豈不本末並茂不與人人同科者哉於是畢讀而序之世有達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曾孫筆孟子要略序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茉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攷證內援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覈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險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尚是舊說挑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茉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剌取掇零拾墜遂復成帙

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耆朱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茫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旣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顚倒之爲病則其犂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旣承亡友劉君遺命爲之排定付刻因頗倣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

哉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

夫曾國藩又識

曾滌笙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之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

芥舟以縱送於蹤沙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日海濤者也鯨平昧平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茁軋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會稽筆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所纂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著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以固其筋骸

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大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爲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梏言有型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尚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頗淺近亦不錄云

曾滌笙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　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

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綸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眾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埽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將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即物而窮理即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私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為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

事物夫天則誠是也日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曾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詖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閒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閒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閒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名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

後之二蔽將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
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
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
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罔以測矣
唐先生於是懼焉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
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
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
薙而删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
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饜人人之心而無
與辭道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
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閒道自僳無以方隅自囿不
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
爲善之志也

曾璘筆書儀禮釋官後○○○

侍郎胡君季臨亟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著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　皇淸經解中得讀此書竊識崖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宮卽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卽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譏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駁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既允愜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

為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蓋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遵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旣臨其小斂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而仁本義文非僅考覈詳審而已徽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 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遞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承崛起為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紱休甯戴氏震亦皆博洽為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淩氏廷堪並有纂述無慙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入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翬文能紹其家學著儀禮正義首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

他郡所敢望而胡氏世傳禮教故家文獻縣延無替亦足使篤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會稽筆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謂自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嵎夷之地嵎夷羲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尚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古之青州兼入營州云爾我　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為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所向

羈縻者輕重迴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觀前世猶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伏外以懾夷人之闖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昕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 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逖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丞之兵部頗知旅順要隘宜別置嚴鎮而不知康熙年間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亦遂附和未遑他議今觀先生圖說所載 實錄各條知 國家機務尤大者 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志余不學之恥焉

吳子序城南書舍圖序

昔人謂年少讀書之時非著書之時予嘗以爲不然君子

終其身無著書之時也豈獨年少哉雖然讀書矣將無疑乎將無信乎將無是非乎疑者將棄之乎信者將意之乎是非者將一之乎必將析其疑向其信別白其是非也如是則安能以無著者之爲言顯吾之所藏於心者而已所謂著之於策也非作也如使吾奮然曰吾方著書教後世古人之爲言者不備也雖聖人敢有如是之一日乎哉如使吾析其疑向其信別白其是非著書即讀書也無讀無著無著無讀讀如聽辭著如論獄今語治獄者曰子姑聽辭勿論獄可乎自宋以後士之著書者多也讀書者多也弊在不忍而兼存之爾吾讀書者務慎所存吾讀書而疑焉毋曰疑而已必有說吾若吾之所以疑他日有以思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疑有以爲吾釋也吾讀書而信焉毋曰信而已必有說吾若吾之所以信他日有以據也觀

說者亦得吾之所以信有以爲吾徵也吾讀書而是非焉毋曰是非而已必有說吾著吾之所以是非他日有以辨也覩說者亦得吾之所以是非有以爲吾折衷也如是乃可以明吾心修吾辭退然而讓曰吾未敢著書是自欺自匿之道也是襲來者之術也著書猶言語也吾言而善天下將應焉而吾將求益焉吾言而不善天下將違焉而吾將改以從善焉慎之可也覩爲默不可也今之世妄說者亦多矣彼固有說而後天下得以知其妄也否則妄者且冒賢矣懲妄而廢說與因噎而廢食奚以異哉夫妄者雖誡之不止也使謹者畏而不敢言則吾心之所得將何由而待正於天下後世歟吾友葉潤臣爲城南書舍圖請予爲言潤臣從父兄之後其能讀書吾知之其能不徒讀書吾儕之潤臣謹者也故以其素與潤臣交相勉者書以爲

贈

龍翰臣粵西團練略序

今天子初元廣西羣盜之起蓋數年矣其萑苻撕滅大小以數十計比其訖事恒得力於民間之團練於是 朝廷命順天府尹無錫鄒公鳴鶴巡撫吾粵鄒公因奏留今升布政使前廣西按察使調任甘肅按察使吳公鼎昌偕今升河南布政使前廣西右江道嚴公正基總理團練而以在籍紳士福建道監察御史朱琦翰林院侍講龍啓瑞聯屬其鄉之人使歸於率先是琦啓瑞嘗受命於前中丞鄭公祖琛董辦本邑團練至是始設局省垣遴擇紳士隨同委員周歷各郡提點勸諭凡數閱月而通省之團務普蒇於是章程冊籍咨萃省局啓瑞擇其規條之尤善者與其公牘文字之有裨時務及團名丁壯義烈事實可備他日

掌故者分以四門彙爲一編名爲團練輯略爰執筆而敍之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廢而衞民者專恃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於民閒之團練團練者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變通其法以適時用者也然考諸古自晉惠帝太安二年鎭南將軍劉宏討張昌始有義軍之名同時周玘賀循輩皆以爲鄉先生起兵於家以討昌之黨石冰卒滅之南朝以來如裴駿曾悉達周迪之屬類以鄉兵捍賊取勝開元後府兵法廢諸州始團練民兵安史之亂諸州皆置團練使然當時之士兵多爲武夫悍卒所訕笑閒嘗推尋其故蓋有人倡率則治無人倡率則敗威令之迫於上者鮮效義憤之激於民者有功其大較然也今粵西團練徧於外郡無所强之而事成有以導之而民從其故何哉被盜賊之患深保室家之情切而習於攻戰之事熟也蓋

前自道光二十二年後夷務起粵東粵西鄰省毗連地方大吏於梧州辦理防堵事平後壯丁失業猾黠之徒相聚爲盜煙販鹽梟之屬從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場職土霸招粵東客民佃種數世後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桀者或倡爲西洋天主教以蠱惑愚民用是黨滋益多州縣官欲繩以法則恐生他變欲據實上陳則規避處分而畏干咎忌遂釀成大患則破敗決裂不可復洽而斯時之民甚者或經十餘戰次亦遷徙數四弱者或流離轉死山谷强者則率其父老子弟與賊抗拒以保聚於鋒鏑之間蓋粵西處荒裔王師調發難以時至本省兵馬各有守地顧此失彼輒不相及即及之而兵力不足或用爲借助爲其綴尊比比而是然至是而富家巨室捐貲以助餉者丁壯負白刃膏塗原野者紳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轉戰破賊經歲

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幾於盡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壯勦
除然後地方寇盜幾於蕩平　聖天子軫念邊陲嘉與粵
西人士能自相捍衛紳民有殺賊立功者立予甄敘賞過
其勞殆爲吾輩初意所不及究其所以得此者固非一朝
夕之故也後之覽者知其所由然則所以爲難之故盡可
識矣凡團練之精壯者大抵見賊多處也不然則民力之
富厚者也不然則得賢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
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論之尤以賢有司爲急蓋有司賢則
總團之紳士治總團之紳士治則分理之紳士治而一方
之團練可得而治也有司不賢則視紳民如外物紳民亦
從而外之甚則用不正之人參預其間雖已成之團練可
以復壞夫民經流離散亡之後幸而恃有團練又賴賢大
吏之力始可徹底於成至不幸有司不賢則可以壞之復

歸於辨夫家有莊刃人知戰鬬用以殺賊則可愛反其道以行則甚可慮也非之弊則爲吏者有以藉口而斯民適受不韙之名文蓋今日始事之所及哉然則是編之成固有待乎其人而非徒以成法待將來也旣以復於諸公遂質之侍御而弁諸卷首時咸豐二年正月旬有一日總理通省團練在籍翰林院侍講臨桂龍啟瑞序

龍翰臣讀曹參傳書後

史稱曹參代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言參輒飲以醇酒終莫得開說以爲常世因以此賢之龍子讀之而歎曰參之賢果僅及此哉此去以私意亂法禍天下者一等耳烏得賢參果賢當躋漢德於唐虞三代之盛安肯幸其脫於區區之暴秦遂恬然高臥而不知所有事也參之時天下未爲太治

也毋后擅權於內匈奴憑陵於外凡後世賈誼董仲舒所言風俗之未厚經制之未定禮教之未修夏化之未速其流極至景武之世其源皆自參之時發之參果為天下材當易其抵冒殊捍之習改弦更張遏絕亂源修明儒術佐少主光顯高皇之丕緒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其功烈豈僅與刀筆吏比長而已耶且天下之大固未嘗一日無事也堯之時曰萬幾舜之志曰百志古聖人處太平之世則以不能久安長治為憂其身未盡乎一日則必有數十百年之計如參所為固足以自完其身而已且參獨幸而遭於孝惠之世耳使天假之年得見呂后產祿之事不知參將以歌謳日飲者治之耶抑皇然慮患之不暇給也或曰參之時天下新脫於兵革元元之民莫不樂安於無事夫有為者非擾民之謂也朝廷震動恪恭於上而百姓相與

嬉遊於下吾日事事焉而天下不見有為之迹此非參所能及也參之智僅足以自知能不及何故兢兢焉守成法而莫之敢易其與夫變法召亂者固賢矣後之人處有事之時而託不事事之名以為高者其弊不開天下之亂源也哉

入後用筆極伸縮轉換之妙

龍翰臣書歐陽子縱囚論後

歐陽子論唐太宗縱囚之事謂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善哉乎言其於當世之情事盡矣惜所以處囚者猶未盡善也竊嘗推而論之以為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如歐陽子之言上既失刑而縱之縱而來歸則又殺之無赦夫既存一必殺之心則何必縱既縱之而有來歸之義則又何必殺此說之不可通者也而又縱之而不來則

將何以處之乎如因其實爲恩德之致而赦之則安知前者之來爲非恩德之致也同罪而異罰何不可謂仁今同罰而異赦獨可謂之義乎如又來而又殺之是以民命爲戲也王者不忍爲也歐陽子亦知其說之無以處也而歸之於必無之事夫治天下者安可因其必無而偶爲之假因必無而偶爲之則今日之偶者其果合於義耶且安知天下之不倖吾偶而以爲常者例也然則如之何曰由吾之言既謂之曰因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王者之持政也平故致罰惟求其當而不示民以可倖之恩慮患也深故用法必守其常而不望民以難得之事夫以至平之心持政而以至深之謀慮患則唐太宗之事固有所不行而歐陽子之說亦有不必用者矣然則偶一行之終不可乎曰偶一行之是待今之縱者則爲寬而視他日之刑者則不

恕也故論處囚之道必歸於無縱而後可

龍翰臣書郭玉傳後。。

傳稱玉爲太醫丞多有效應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玉亦因有四難之說余嘗讀而病之以謂玉特世俗者流淺之乎爲術者也玉誠能精其術以濟世則惟吾之所爲而必其效而何富貴貧賤人之足易其志哉玉惟不能內自決於必勝之術故不能不震於外而失其故智不然何以羸服變處而一鍼即愈耶豈非技不能通乎道其技固有時而窮耶然人有疾而使醫者不能自盡其意則亦可危之甚者也

龍翰臣跋蘇明允集後。。

明允著幾策二篇首言審敵其論宋之弊謂以弱政敗強勢必爲之強政而天下之勢可復歸於強竊嘗謂當時無

舉其言而行之者苟舉而行之則宋之亡可立而待將求爲南渡之偏安而不可得明允固嘗論天下大勢如人身然人固有血氣衰竭醫者誤投以瀉藥劇劑卒爍其腸以至於不救者往往是矣今有人道暍而仆者或以水飲之立斃有餓而僵於市者立與之飽食亦斃非水之不可救暍食之不可起餓而用之者過於急也以强政矯弱弊也何以異此夷考古之帝王處積弱之勢而能自振拔以至於强者惟周宣王一人而已宣王中興事業散見於詩今觀其詩不過因畋獵而講武事已耳撫流亡之民而安集之已耳中國外夷有不馴服者則命將出師以討伐之初未嘗以繁刑嚴誅束縛斯民而震懾之使必從也夫以繁刑嚴誅用之於繟緩偷懦之後者是猶積小石而遏湍水也一旦潰決則必至於浸溢漫衍不可收拾後將欲返乎

一日之無事而不可得也夫宋之亡固積弱之弊使然然尙得爲南宋偏安之局者祖宗深仁厚澤有以淪浹乎人心而不忍去也今一旦而以尙威之說矯之吾恐威未立而人之畔而思去者不少矣然則遂因而任之如何曰惡乎可先王之於治也匪强其政也而務强其心心强而政强如人身氣脈壯盛而耳目百體皆爲之效用而不倦也心之弱者政雖强而亦弱如懦夫訓呼跳踉於前而識者知其中之先餒也然則强心之道如之何曰君者天下之心也奮發之氣自上始之而朝野內外皆振動於不自覺矣後有處積弱之勢者得吾言而思之亦庶乎其可也

名論破的

彭子穆讀蔡仲之命

武庚以亡國之餘而冀死灰之然枯株之蘖亦速亡取滅

所冀倖萬一者管叔以輿朝之懿親監勝國之孽子使武庚蠢動於後淮奄洛邑之衆擁武庚乎擁管叔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也夫歸本朝不失茅土之封附武庚不過列侯之賞其敗也則莫保其首領流言而去一周公二公固無恙也於周無損於叔亦何所利哉余故以爲流言者武庚所以間周家君臣骨肉之間而使其釁管蔡與儒不能制其力發其姦而其命已懸於武庚之手故隱忍而從叛然而其罪已不赦矣然謂周公殺管叔則不然流言始於金縢居東二年非東征也及爲鴟鴞之詩以貽王其詩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蓋以鴟鴞比武庚以我子比管蔡憂武庚之旣滅三叔而危王室也然則流言本武庚之謀而管蔡爲武庚所務已察於居東之年矣且武庚首禍管蔡務從當徵之大誥其言曰知我國有疵民不

康曰爭復是武庚乘流言之隙而後發也惡有小腆未興流言仁起周公遽殺其兄之理哉夫大誥爲東征之辭其言祇斥武庚而不及管叔意是時管叔已死故邦君庶士之憚於征者爲武庚飾過而推其所由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若管叔而在持重畏葸之人必更有所藉口以過王師之東而暇委婉其辭也邪常棣之詩周公閔管蔡失道之所作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遭人倫骨肉之變故多死亡悽惻之音世有殺兄誅弟而復惓惓於兄弟者必無之事也逸周書謂管叔自縊死蔡仲一篇偽書之必不可信者也陳賈好誣聖人如偽書所云豈不以周公殺兄爲不仁之確證哉

王定甫嬃碪課誦圖序

嬃碪課誦圖者不材拯官京師日之所作也拯之宥京師

姊劉在家奉其老姑不能來就弟養今姑歿矣姊復寄食甯氏姊於廣州阻於遠行拯自始官日蓄志南歸以迓於今頗頓荒忽瑣屑自牽以不得遂其志念自七歲時先妣歿遂來依姊氏姊適新寡又喪其遺腹子煢煢獨處屋後小園數丈餘嘉樹蔭之樹陰有屋二椽姊攜拯居焉拯十歲後就塾師學朝出而暮歸比夜則姊恆執女紅篝一鐙使拯讀其旁夏苦熱輟夜課天黎明輒呼拯起持小几就園樹下讀樹根安二巨石一姊氏擣衣以為砧一使拯坐而讀讀日出乃遣入塾故拯幼時每朝入塾所讀書乃熟於他童或夜讀倦稍逐於嬉遊姊必涕泣告以母氏劬勞瘁死之狀且曰汝今弗勉學母氏地下滅矣拯哀懼泣告姊後無復為此言嗚呼拯不材年三十矣念十五六時猶能執一卷就姊氏讀日惴惴於悲思憂戚之中不敢稍自

放逸自二十後出門行身居業日即荒怠念姊氏教不可忘故爲圖以自警冀使其身依然日讀姊氏之側庶免其墮棄之日深而終於無所成也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爲之圖者陳君名鑅爲余丁酉同歲生也

王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英吉利重犯定海城亾之日王剛節公錫朋及定海鎭總兵葛公雲飛處州鎭總兵鄭公國鴻同日殉余嘗讀葛公年譜而爲之志今讀上元梅先生爲王公家傳言二公嘗日事大略同獨葛公年譜言公守曉峯嶺葛公守土城此言公守土城而葛公曉峯余志與梅先生傳皆據兩公家狀以書而有此牴牾何哉考城之陷實自曉峯兩家子弟豈心有惡乎是而故爲舛譌者歟抑皆不親目當日事而傳聞失實歟當二公之殉大臣奏章言葛公死東嶽宮乃

據當日諜報所言東嶽宮在土城葛公死實轉戰至竹山門定海縣民徐保求屍以歸其言宜信而諜者第知城危時葛公在東嶽宮則以爲城陷職亾必死其處耳然則葛公之守土城於此乃益有徵且以定海本鎮兵而當土城之衝於事理亦宜然然此皆不足論論其大者則二公皆非所謂折衝疆埸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者哉且曉峯之陷徒以未得礮耳持飢疲數千之卒捍懸海之危城當敵大隊譬猶徒手以搏豺虎久必力盡而自斃世豈有咎其爲豺虎所爪噬之一臂指而以爲不力者乎夫何足諱而爲之掩也始定海既復夷艘寄泊海壖夷人登岸雜市賈貿易　欽差大臣裕謙執諜者二人憤制剝焉而張其皮城門夷聞大恨聞人言公力戰時中賊礮傷一足乃陷於賊賊效裕公所爲而糜其屍嗚呼豈不尤慘烈哉三鎮同戰

殁而公屍未歸則或此言其可信也司馬遷曰人皆有一死而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彼輕重得矣則或一決而死或菹醢而死等死耳乃吾觀古忠臣烈士當其被禍尤烈則後之人尤以爲抑獨何歟夫人之心必有所之彼之於利祿名位者日顛倒於膏粱文繡酣豢怡悅人見之者且將厭焉而彼方泰然自以爲得也忠臣烈士崎嶇險難或展轉刀鋸鼎鑊之間淺夫陋人攢眉蹙額以謂大慼至相悲涕亦安知夫受之者不心甘焉如人奔走於塵躅翛然而乘清風出浮雲以遊乎埃壒之表猶夫利祿名位之徒之泰然方自以爲得耶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人能各得其所欲得而又何憾焉公任壽春尤得軍士心壽春天下雄師驍勇善戰公所將數百人至定海多從戰歿幾生歸者吾故因讀公傳論傳所不及而並著之以備史官採

錄云

孫子餘江忠烈公遺詩序

咸豐三年冬賊陷廬州巡撫江公死之又三年鄂城博上爲楙堂大令求得其遺詩屬左景喬舍人校訂凡若干首鼎臣受而讀之於乎如公之爲人雖零章斷句猶可貴愛況乃其平日之節概砥厲名行自徇於不朽者略見於是是惡可不收而布之以勵俗而行遠哉余始未識公聞公數千里歸其友之喪而恤其家有意其人及見於京師時方承平士大夫少能留意武備而公意氣慷慨論兵事利害獨詳廣西賊起公援桂林援長沙援武昌南昌大小數十百戰威名顯聞　朝廷倚公辦賊人望在公公死天下痛惜之公自出爲令及在兵閒不復爲詩獨其崎嶇道塗以歸其友之喪於詩屢見而其他作於古之藎臣志士

必反覆再三其言深其思長豈氣類之相感動於中而不自覺與抑其精神之所憑依志操之所趨舍定於先者確乎不可拔也詩三百篇多君臣朋友之作至於風雅旣變而猶不失乎性情之正其感人之深至於千載之遠如親其人如聞其聲使人憂悲愉樂發於已而不知其何以然聖人用之爲教其以此也後世民不興行而俗益媮君臣之間徇於名義不敢公然自恣而能致其誠者葢寡若夫朋友之義則其背之不爲非非一世矣官五也廢其一則非人倫五也而廢其一猶足以爲人乎哉觀公之不欺其友其不欺其君不待臨大節而知之也世之讀公詩者可以慨然興矣

吳南屏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秋之氣淸以肅氛霧收而天高田禾畢登原野空曠其季

之月清霜始降鴻鴈南來落葉辭樹黃菊放榮此遠懷高寄之士所以必於其時升高騁望以寫其憂而騷人賦客又或喜爲感時傷物之語以益其悲蓋皆有樂乎是時者也予疑夫重九之日所以爲四時之節序者由來殆不可曉而古今人士多以其日爲登高之會亦樂其時而已歲在甲辰九月毛君西垣館於余家謂余曰凡古人所以樂乎時者吾等亦願之非欲相倣效爲名願其中誠有不可已者且吾觀唐以來詩人所爲賦重陽者類皆遠去鄉里羇物思家之言今吾與子幸適鄉居又近側洞庭易爲勝遊其可無以爲哉余甚然其言是時館中生徒皆往郡城應官試西垣既閒無事而孫子由巷在鹿角遂偕訪孫子至於其館宿焉其次之日爲重九天晴雲開風披樹有聲因攜酒一壺以登將臺之山山臨湖上絕高而頂平古池

單壕塹存焉志稱宋岳忠武擒楊太時所爲者而湖水猶盛大舟帆相上下三人坐飲以觀望如有所悵然以思者既久各無言余乃稱曰嗟夫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茲屈子之辭云也何其狀物之無窮而感人情之不可聊者歟而晉衛玠臨江歎曰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斯言實傷於情然不可謂無神致者二子曰然哉然哉既乃各以其意爲詩而余敘其事如此孫子方罷鄉舉以此故無悶然益以見人之所以爲樂者不虛也

自記曰此文絕似歐陽歐公爲之不能過以無意爲歐故爾神不具而搖曳以爲風神適增其醜爾

吐納煙霞韻致自遠

吳南屏李公蓋詩序

往時臨湘詩人李公蓋嘗訪余於郡城南呂仙亭下徐祉

出不相值公蓋和余壁間詩而去後又嘗爲詩寄余而余終不獲與公蓋面交今其子咏道持詩刻授余則公蓋下世且七年矣悲夫始公蓋訪余之時在道光丁未天下無事而吾郡當山水雄闊處時有一二騷人畸士自放於詩酒公蓋以老諸生就學政歲試雖甚不遇猶意氣偉然樂詩同志而余寓居亭下亦方與故人游吟遣適蓋嘗有感昔之作爲公蓋所見和者自後余遂外出數年歸而郡城兩遭盜陷公蓋遽憂亂以病而歿而余所寓居湖上道士之廬今皆瓦礫荒棘余亦不能復爲游爲詩而[illegible]有感之不勝慼者矣公蓋之詩夷愉貞潔五言以古風書本事尤落然自見其爲人其家臨湘縣城隔江爲鹽利之螺山王子壽比部之居在焉子壽以詩擅海內而早與公蓋游盛稱譽其詩卽公蓋之詩可知矣

吳南屏歐陽功甫遺集序。

余嘗思夫古之才士有厄於天之年而其文章遂傳於世若唐之李觀李賀其人非獨當時爲之嗟憾而至於今讀其書者莫不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則以彼其才雖若未竟其所當至而死而於發名成業之道亦何不足之有雖然若觀賀者其才誠世之所稀見亦幸而遂發於人人不然汲沒耳而士之才而厄於天年如彼者今之世亦未嘗無之以余所見一爲湘潭歐陽勳功甫一爲溆浦舒燾伯魯兩君蓋兼觀賀之能者而其志意則俱未可限量也而皆近出於吾楚南之鄉又奇矣伯魯之死其師上元梅伯言叙其遺集曰伯魯之作未至於古人夐絕之境若假之年即非古人夐絕之境無以處之余之於功甫亦云然。伯魯之文雲湧飆發而驟進於古若春木之落其華而將實

矣功甫始出卽深沈高悍奧衍遒之若大川之出於山而將肆於廣壤矣而皆以夭死嗟夫如兩君者不可謂非今世之觀賀而其文章烏可以不傳乎其傳之而人之高其才惜其年之蚤也又必然也功甫余友徐岑之子屬余共甯存其遺稾伯魯亦余所知而痛惜之者並論之功甫所爲詩古律若干首論序書傳銘祭之文若干首

吳南屏毛西垣詩序

余旣銘吾友毛西垣之墓而言其爲詩之大概蓋多得於行邁羈旅乖離蕭索之時其意氣感發不可禁制而有作者故爲詩絕少而可傳乃今編錄其詩而亦不能無憾其少也余豈謂夫詩人之傳於世者必多乎哉顧如西垣之詩其可喜而誦者如此則憾其少也固宜余又以知夫世之人必有喜誦西垣之詩而憾其尙少如余者則西垣之

詩雖少不旣傳矣乎嗟乎余與西垣少時爲詩亦聊以爲戲爾已而進效於古人而入之稍深竊見西垣負綺豔雄宕聰明妙解之才出而視當世之人罕能與儷者因相謂曰人生富貴貧賤不可必知若盡予之才專意作爲歌詩令必有傳述於後如古人雖已久死其精神意氣面目悲笑吾與子猶若親見而熟識之者豈非其文章之功耶西垣亦頗以余言爲然顧自其少時常爲人課童子營衣食及遨遊四方卒未嘗一歲或離乎是事者其平生暇日喜從人飲酒歌呼謔浪自恣而已故偶有所作稾成輒屏去不復自省收即又多亡失其在黔中以酒過得奇疾憒不能識字後稍愈還家一二年始略近筆墨余與同遊處及同入郡宿西樓强之有作尤不肯應此余所以猶惜其少也雖然讀其詩頗可見其爲人西垣於是爲不亡矣[illegible]

孫子餘曰文具磬控縱送之法深得古人之秘

吳南屏荷塘寺僧譜序

余家洞庭東岸其南有枝湖二道水漲時湖之入山間浸村落而爲浸者各十餘里名曰上下荷塘湖而荷塘寺居下湖之北在余家南僅五里許嘉慶乙亥余方十一歲隨先兄石林先生讀書寺中寺有僧數十人分爲八九家余時雖幼見僧中輒自言房分親疏近遠者怪問之僧曰往時茲寺僧非若今止一徒相傳授也常有一師而兩徒者故有房分而亦自有衰旺絕續與凡人家不異因爲余道其世次所以然者而僧徒有常修者本余族人幼養於寺時亦童子年與余相若余尤親而識之又僧於人家延請齋誦事例有分主謂之施主而余族爲常修家所主故余長大後雖不常至寺中而數數見常修如族中人也常修

之徒曰果明敏慧過於其師余又喜之今年咸豐辛酉未明乃疏其寺僧之世爲譜而請序於余於是去余之讀書寺中之時四十七年矣往時之僧數十人者大都化去其幼者至今僅存如常修者蓋少矣余不能以無感也夫人家之爲譜所以不忘其先祖而親近其宗族若佛之教則舍棄其家而以其法相授者爲宗派乃今之僧徒又皆自幼乞養如人子孫無問其法與否也果明之譜其猶親親之意與余嘗喜遊僧寺往往過古刹而詢其所起則其僧茫然失傳岳州城南有塔矗然湖上之雲中者唐時慈氏寺塔也衆甎寶士爲之至今完固不壞爲郡城之傑觀而荷塘開山乃在唐高祖之年自慈氏而分果明之譜云然然則其爲譜也固遠而此寺更歷廢興凡幾矣余之所慨於身世閱四五十年者直不足道也

吳南所歸震川文別鈔序。

嗚呼自四子書之文興而文章不及於古豈人才固使然哉天下能爲文章之士必皆有聰明傑特非常之才而是人者自其少時固已學爲四子書之文而其爲文之道亦誠有可以自盡其心而有未易可窮之致乃其心固猶不安於是則又時時習爲傳記序論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與之從先雖足以名於一時而其氣力亦衰減矣此予所以錄震川歸氏之文而爲之三歎也蓋明初始以四子書之文取士而其文莫盛焉三百年間傳者數十家而震川歸氏爲之雄而明之言古文者亦未有如歸氏者也余觀歸氏之文遠宗乎司馬遷近迹乎歐曾其務學大精博而其意見亦絕高豈區區廿務帖括者徒以老困場屋而從遊諸葉之徒舍是亦無間焉者故出其餘而遂絕一代

矣至其古體之文乃其所盡意以為然擬之古人猶若不逮借使歸氏不生於明而出於唐貞元宋慶歷之間無分其力而窮一生以成其文豈在李翱曾鞏之後哉抑以歸氏之不遇老而一第終沒於小官當時大述作皆莫出於其手是又可傷也錄凡八十首為卷二蓋余心之所私喜者而非以是為去留也道光辛丑冬十月巴陵吳敏樹序

吳南屏記鈔本震川文後。。

余既別鈔震川之文而序之後三年甲辰攜之京師同年友武陵楊彝珍性農從余借去閱數日瑞安項孝廉傅霖來訪余蓋從性農所見此書袖以來而乞鈔其序目云因為余言京師名能古文者有江南梅郎中曾亮其人也又數日余往答項君而梅先生適來因相見於其座余自是始識梅先生　梅先生既見余此書因以語朱御史琦徐舍

人懿辰王戶部拯皆京師治古文學者諸君皆來識余皆以此書故盡觀古人之文章而錄出其尤可喜者時手爾讀之此學者恆事也余之別鈔歸氏之文者亦猶是而京師之人爭相傳語以爲奇異何哉豈不以舉子在京者皆相高以場屋之文而言古文者固宜性情嗜好特殊不肯以俗學自儆者與而今世言古文又皆相尚以歸氏余特未之知也梅先生爲余言歸氏之學自桐城方靈皐氏後姚姬傳氏得之梅先生蓋親受學於姚氏而其爲文之道亦各異又言王戶部自廣西來京師過洞庭坐船頭哦所鈔歸氏書失手落水中嘗記憶其處而惜之豈知夫洞庭之旁固亦有私喜歸氏之文別鈔爲書如吾子其人者耶嗟乎歸氏之在當時其輕重於世人何如也而至於今其名既盛以尊學者既皆知師仰其文矣雖心非誠好者猶

陽事之而有私喜其文別鈔爲書如余者諸君子視之若林鳥之鳴而呼其類也蓋世常習於已成風趨於衆慕而當其人之時未有不忽且笑者也余是以尤歎之道光乙巳正月二日吳敏樹記

敏樹自少讀書爲文章弱冠忽若有悟文章之爲者讀易詩書皆以文讀之自是落筆爲時文輒高異而古文之道且躍然其胸中矣時文獨高明之震川歸氏及我朝方舟百川以爲超絕真得古人文章之意閒從塾童古文觀止選本見歸氏文數篇心獨異之思窺其全稾而湖南書肆中無有託書賈購之吳門以來乃撥錄其可喜者以鄙意評騭且敘論焉後以此本得名京師世之談古文家者皆以余獨宗仰歸氏得桐城姚姬傳氏類纂之編羣爭欲觀其鈔本邑子杜君仲丹欲借此

本刊刻行之余弗許也　蓋近時爲古文以倣歸氏故喜
爲閒情瑣狀搖曳其聲以取姿媚以爲歸氏學史之遺
而文章始衰矣余是以有史記別鈔之選欲正之也韓
子云文無定體惟其是而已又曰辭不備不可以成文
又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後百餘年宋有歐
陽子宗韓子爲古文而風神獨妙又非韓之所有余以
身居野逸爲文不免類歐且喜且慙歸氏特與我同此
性質耳焉可爲天下倡乎歐有舊本韓文珍之如異寶
而爲文輒不類之眞豪傑矣是可師也余擬刊史記本
此姑置之世有知古文之道者雖不喜歸氏可也同治
八年秋八月中秋前之六日枓湖樂生翁誌尾

吳南屏書文中子中說後

世多疑文中子王通之書以謂隋書無通傳而其門人皆

唐初將相大臣不應其師之賢聖如是而沒之使不彰顯於時則疑其書之僞作而其人亦若未可知者然後之言道學者獨多其書乃謂孟子而後莫之能及余取而讀之是二說者則皆有焉然則其人與其書如之何而定之余試爲之說曰王通隋季之賢士也其天資學力固迥然出於魏晉六代之人而有志乎聖人之道其智足以及之遽而不能忍故未老而著書其所爲續詩書作元經雖未究極乎道要不可謂妄作者其中說則通擬象論語之書通死其家人與門徒蓋高通之所爲欲有以重其書者乃取當世賢士大夫所嘗聞慕相及皆附著之門人以侈通之學之傳之顯而通之道得以益尊此其所以反見疑於後世也與余獨謂通之致疑通誠有責焉耳通之著書也皆彷彿孔子之所爲豈不曰我孔子之後一人哉然通之死

年纔三十餘耳其著書固已早矣以孔子之聖而且三十而立計其時未敢有所為也至老而不遇乃退而有刪定之事孔子且然況通也哉通豈遂知已年之不永身之不顯而欲以其言也存其道耶聖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通之所為蓋孔子之所慎重不敢以易言者則通且賢於孔子耶通既已如此矣又何怪傳其書者爭附會之以尊其名使後之論者疑其事之多虛而甚且意通之或無是人也其有以取之矣嗚呼古之聖人先行後言有以也哉揚雄文章才智之士耳一旦默思深悟僅乃及之遂敢竊擬聖經比於吳楚僭王之罪通之書亦雄之類與若二子者不妄擬於聖人而各盡其才以修明孔子之道者其為賢豈少也哉

吳南屏書李翱文後

李翱之文章甚高其自許亦至其所敍自稱舉若高愍女楊烈婦碑寄弟正辭書之類余取而再四讀之信乎其辭之能也翱他文莫不皆然觀翱之所以爲文與其所自力於道者其於自處不肯居韓子下亦明矣余獨悲夫翱之道不用於時其文顯於後世雖顯矣卒能熟而復之者幾人哉則翱之信於已而必於人者可謂艱且孤矣然後世之人苟能知翱文而好之者其於文與道必深非其深者亦不足以知翱文而好之翱之信於已而必於人者果不爲虛也哉

吳南屏募建君山北渚亭湘靈廟引

余居君山聽濤閣下一日僧前請曰此故崇勝寺佛閣基也咸豐初寺燬於兵燹爲瓦礫場會退菴居士建設敦善堂船局竝爲洞庭龍君廟於此吾衲徒幸得取資焉雖然

祠也而無奉佛之宮奚以名且此有大鐘及巨鐵水器數事宋時物也寺若不復容之遊而訪古者皆將以爲僧尤其謂之何先生幸在此儻爲具一募疏以謀復舊寺於此旁閒地可乎余曰乎知佛之所以爲佛乎佛者神而善救人故人爭事之今以此江湖之大有神者司其水土而爲救善救生之事者嚴像而祈焉茲其爲佛也多矣奚必如來迦葉之有定名乎哉且此山唐世道者居之見於唐人之詩僧寺之興蓋後而今僧徒食於他廟亦隨世轉移耳已雖然吾猶有意焉君山者古稱湘君帝子之居是也雖神靈本原非人所究知而著在山經爲最古其秩於明祀發揮詠歌於學士之文章尤多蓋自洞庭神祀典而行舟利涉之禱移今山之東盡處亦有淅祭廟久廢未復而此閣中題奉君山之神尚未足以稱明靈也此左旁有阜稍

狹而長草樹翳之常披徑登望其上則後之諸峰屏倚其前者翼張而合其白殆山水之聚耶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渚者水中可居君山其北渚矣而山經言帝女之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飄風暴雨非神爲之而神以之出入祀之不修宜有懼焉若亭於此阜之前標以北渚之名而中阜爲廟以祀湘君湘夫人於以發山水之勝勢明古神之食於茲者客之來此恭者盡其瞻而雅者得其意豈不備與而吳以舊寺爲且此山茶名天下歲修茶貢僧實承事而官使人監之亦宜有精潔焙治之所又可附而爲也僧聞余言善之遂欲以請於官而募諸善士因爲之引同治六年孟秋月巴陵吳敏樹撰